

三国终结者

司马昭



廓定风云

李浩白——著

三国终结者

司马昭

廓定风云

李浩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国终结者司马昭. 廓定风云 / 李浩白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229-12309-3

I. ①三…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21530号

三国终结者司马昭：廓定风云

SANGUOZHONGJIEZHESIMAZHAO; KUODINGFENGYUN

李浩白 著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伍 志 徐宪江

责任编辑：黄卫平

责任印制：杨 宁

营销编辑：张 宁 胡 刚

封面设计：金亮后声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9 字数：292千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01 不计前嫌，能用的人都用起来 / 1

这个囚徒并非别人，正是曹爽府中的司马鲁芝。当正月初三夜里“高平陵事变”乍起之时，鲁芝亲率大将军府中一些家丁斫破洛阳城东津门而出，欲助曹爽挽回危局。后因曹爽自行认罪求降示伏，鲁芝这才以“助逆犯上”之罪被拿进了狱中。那么，对鲁芝这样一个曹爽派系中的死硬分子，司马师兄弟前来探监，又意欲何为呢？

02 取贤用才是第一要务 / 33

司马懿深深地看着他俩，语重心长地讲道：“子元、子上，取贤用才乃是强国富民之第一要务，你俩还要多多历练才是啊！刘劭大人当年留下的《人物志》乃是吏部规定各州郡中正官的必读教材，你俩下去后也当将它从头认真学起，好好运用方可！”

03 早下一步棋，让别人无子可落 / 57

司马师闻言，淡然一笑，娓娓而道：“这样吧——为夫给你讲一个故事：自从后汉孝灵帝光和年间开始，我的曾祖父司马俊、祖父司马防就定下了我殷国司马氏‘异军突起，扭转乾坤，后来居上’之大计。建安初年，我的伯父司马朗当时就带了八千死士进入曹操手下；到了建安十三年，我司马家就有三百余名死士潜入到曹氏各州各郡之中为掾为

吏。你知道州泰将军吧？他起初也只是我司马家潜设在荆州的一个‘死士细作’。而这王基，则从最开始起就是我伯父在担任兖州刺史期间在齐鲁之地栽培的一个‘双面细作’……”

04 先做小调整，再对大敌人 / 74

司马昭一直领着司马师到了堂角僻静无人之处，才肃然说道：“大哥，王文舒此番亲身入京，恐怕是另有异图。”

司马师脸上波澜不兴：“他不是去见过了父亲大人吗？父亲大人向他托付了南面方岳之大任，下来后也没谈起他有何异样啊？”

“大哥可知道在王昶入京之前第五日上，王凌的儿子王明山偷偷易容乔装潜去新野县见了他一面？”

05 抢夺话语权很重要 / 94

“唉……小弟已经对他们太原王家仁至义尽了，原来非常希望他们能在最后关头和我司马府弃旧迎新、共存共荣……看来，小弟这个想法是难以如愿了。”

司马师捏了捏他的手掌，语气渐渐变得刚硬起来：“他们若是执迷不悟，也只得由他们去了……可惜，这样的俊秀之材如此甘愿自取灭亡，却实在是可惜之极……”

06 歌谣造势？我也会 / 121

诸葛诞并不直接回答，而是先抛出了另外一个事情：“上个月初九之夜，淮南上空据闻出现了‘荧惑之星守南斗’的异象。从第二天起，一条流言便传遍了寿春内外：‘南斗有异星，兆应于楚地，当有暴贵之士崛起。’没多久也传到了诞所驻守的合肥城中……然后，王凌便让其子王金虎、王明山二人易容乔装潜往白马城私下拜谒了楚王曹彪……”

07 堂堂正正地战胜对手 / 158

多日隐居府邸不出的太傅司马懿突然通过卫将军司马师之口向朝野上下宣布，他将于九月初二上午入宫登朝，与文武众卿共议荆州牧人选

确定之事。同时，郭太后和少帝曹芳也下诏说明，恭请太傅大人以辅政元老之身份全权处置荆州牧人选之事，整个廷议委托太傅大人一人主持。

几乎所有的朝臣都看清楚了：司马懿现在真的已经成为大魏朝的“无冕之王”——他所拥有的赫赫权威，连永宁宫太后和当今陛下都不得不为之退避三舍！而且，分明是对他毕恭毕敬，折腰恭让！

08 没有永远的胜利，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 178

司马懿沉沉地看着他：“你明白为父为什么要你去亲睹一位末路王侯受诏自尽的最终下场吗？”

“父亲大人是想让孩儿们永远记住，我司马府以马代曹、总齐八荒的大业，始终是逆流而上、艰险万端的！我们必须步步小心、时时警醒、处处绸缪，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和疏漏，方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像曹彪、王凌这样的手下败将，则永远是我们引以借鉴自省的反面角色！我们永远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

09 退让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 188

司马昭拱袖答道：“叔父大人，小侄以为大哥所言极是。我司马家消除外患根源的方略，正如大哥讲的那样，必须‘四管齐下’：一是减税惠民；二是减役养民；三是严禁豪强权贵私蓄部曲；四是严禁豪强权贵私纳隐户！这样一来，我司马家的基业便稳如泰山了！”

10 有拉有打，快速推进 / 216

司马昭的眉头不禁紧紧皱了起来，几乎绞成了一团：皖城、柴桑二地是吴军长江中游防线的关键要塞，倘若毋丘俭不去北岸那里列垒布营封住它们，则城中的吴兵便可随时抽调出来东袭合肥、巢湖！这样一来，自己和诸葛诞、胡遵共领的东路大军便会压力大增！但毋丘俭又口声声地说他自己是“有意佯装西进弑阳而诱敌入瓮”，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有他的临机专制之权，难道自己真要以征吴监军之权硬逼他收兵而回？可是，他会听从自己的命令吗？

11 按兵不动，顺藤摸瓜 / 238

司马昭肃然颌首，看了看在场的石苞、韦方、强华三人，语气忽地变得森冷而犀利：“本座现在有三句话说。第一，本座将继续留在这寝室里居住，今夜发生的事儿谁也不许向外面泄露半个字儿；第二，每日这取暖的炭火还是任由先前的渠道继续送将进来，但阿华你便乘机不动声色地将它们全部换掉；第三，要先迷惑住那下毒之人，让他继续自以为得计，然后韦方你再顺藤摸瓜暗暗查去，务要把他擒拿到手！”

12 立场不同，诉求不一 / 262

诸葛诞从鼻孔里轻轻哼了一声，坐回了榻床之上，灯影里的面目模糊得让人看不明切。他的声音骤然如同鬼火森森般地飘忽起来：“子上莫急。对了，本将军听闻你练成了一手绝技，你抛铤钱的时候，想让它落成正面就成正面，想让它落成背面就落成背面，是也不是？”

司马昭一瞬间呆若木鸡：“诸……诸葛将军，您……您怎么知……您、您请听昭解释一下……”

13 勇于担责，挫折只是下一个起点 / 277

好一会儿，司马师沉缓有力的声音打破了这一片令人难忍的寂闷：“司马昭身为征东监军，却统御无方而致东兴失利，应当重重责罚；胡遵、诸葛诞血战有功，可以稍稍抵过，从轻发落。此乃本大将军之最终决断，有请在座诸君详议之！……”

01 不计前嫌，能用的人都用起来

魏国正始十年的正月，注定是一个除旧布新、震天动地的非常时节。

就在这个月的初三，太傅司马懿与长子中护军司马师、次子散骑常侍司马昭挟雷霆万钧之势猝然发动了“高平陵事变”，以“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等罪名诛杀了政敌——曹氏宗亲、辅政大臣、大将军曹爽及其满门上下，并将他的党羽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尽夷三族。借此契机，司马氏一派振翼而起，垄断了魏国的军政大权。

马、曹之争自正始初年以来就在魏国朝廷上下时浮时沉，明明暗暗地纠结了八九年，终于在这一夕之间定了大局。对不少朝臣来说，反倒是在心里松了一口气：政局之争最怕的是双方斗得旷日持久、难分难解，这会弄得人们无所适从，而今胜负已分，局面已定，大家顿时对自己将来何去何从都明朗了。司马氏铲除曹爽一党，独揽天下大权，名分赫然大定，又素为名门世族所推戴，此刻只要稍有头脑的人士都知道：自己不出仕则已，一出仕则只得唯司马府之马首是瞻。

但这些人士不知道，正月二十九的早上，司马府的两个核心人物司马师、司马昭却相伴而往廷尉府牢狱，探望一个囚徒去了。

这个囚徒并非别人，正是曹爽府中的司马鲁芝。当正月初三夜里“高平陵事变”乍起之时，鲁芝亲率大将军府中一些家丁攻破洛阳城东津门而

出，欲助曹爽挽回危局。后因曹爽自行认罪求降示伏，鲁芝这才以“助逆犯上”之罪被拿进了狱中。那么，对鲁芝这样一个曹爽派系中的死硬分子，司马师兄弟前来探监，又意欲何为呢？

司马师兄弟二人刚下马车，廷尉监贾充便一溜小跑着从署门口处迎了上来，一边向他俩施礼见过，一边故作姿态地说道：“哎呀呀！两位大人，为何不早些时候派人来知照一下要探监视囚啊？我们廷尉署也可先行把牢狱里洒扫收拾一下，免得待会儿脏了两位大人的玉履啊！”

“哦？公间，你这廷尉署内狱难不成一直就脏得像猪圈一样吗？从来就不曾打扫过？”司马师调侃着贾充道，“亏你也还是谦谦君子出身，如今身居狴犴之职，就不能革清旧弊把署中牢狱收拾得干净整洁一些，以示王道教化之意？”

“卫将军这个训示讲得好！贾某待卢毓大人退朝回署之后一定向他转告！”贾充的眉毛、眼睛都笑得挤成了一团，“两位大人——请进！贾某现在就领您二位进中堂饮茶休息！”

司马昭淡淡说道：“公间，你直接带我们前去鲁芝大人的牢房吧！”

“鲁……鲁芝？”贾充一愕，“二位可是前来收取他的服罪供词？哎呀——这个可有些不好办！这鲁芝就像茅厕里的石头，脾性又臭又硬，我们审讯了他多次，他愣是没有认罪服法哪！”

“鲁世英久居陇西要郡之职，刚正不阿，节操出众。本将军与太傅大人对他的了解也非一日一夕了！”司马师沉沉笑道，“你贾公间仅凭三寸不烂之舌、一介廷尉属官之威，就能将他审服了？本将军自是不信——罢了！你且在前边带我们径去鲁芝牢房中吧！”

狱中不知昼夜，只有甬道石壁上的灯盏在泛着黄光。

油灯微弱的光线照进鲁芝所在的那间牢房，隐约可见四面石墙、半地稻草，被镣铐锁着的鲁芝那昂然端坐的身影投出去好长好长。

他习惯了被一次又一次地架出去审讯，所以紧闭双目漠然静坐，仿佛对身外的世界毫不理睬。

远处一片光亮飘忽着渐渐而近，五六个人的脚步声在牢门外停了下来。

“就是这里了。”鲁芝听到这个声音是贾充在说话。

“打开门，你们都退出去。”一个清朗而又有些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韦方，你在甬道入口那里把守着，不许任何人士前来打扰我和卫将军的讯问。”

贾充和另外几个声音低低地应了一下，然后是牢门被打开的“吱呀”声和一些脚步远去的“笃笃”声。

牢房内外重又归于了一片沉寂。鲁芝仍是双目垂闭，并不睁开。

“鲁将军，久违了。”一个低沉有力的声音在他眼前的黑暗中徐徐响了起来，“您在狱中受苦了吧？”

鲁芝缓缓睁开了双眼，只见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二人正在他对面的草席上挺身而坐。而刚才发话之人正是司马师。

“怎么？是杀，是剐，两位公子来宣判了？”

司马昭以前和鲁芝在关中时就熟识，见他如此凛然而问，却“扑哧”一声笑了：“鲁将军，何至于此？昭与大哥今日前来见你，只是准备和你谈一些话的。”

司马师点了点头，面容一敛，直向鲁芝开门见山地肃然问道：“鲁将军，这几日您在此处潜心反省，可已知错了吗？”

“鲁某忠心卫主，遵道而行，何错之有？”鲁芝哪会怕他的疾言厉色，当下脖子一梗，冷然而答。

“您忠心卫主自然是没错的。但您忠心护卫的这个主子，您却选错了。”司马昭在旁一字一句缓缓说道，“他不值得您去舍身护卫。”

“自古以来的权力之争，都不过是成王败寇的规则罢了。呵呵呵……你们若不定下他的‘错失’，怎又显出你们发动这场阴谋事变的‘正确’呢？”鲁芝摸了摸自己双腕上的镣铐，笑容冷若冰霜。

司马师却始终是岩石一般冷峻刚严的表情：“鲁将军，您不过受了他们的蒙蔽而已。现在，师便要在这里和您好好辩论一下您所效忠的那个曹大将军究竟有何错失，让您明白事实的真相。”

鲁芝面色一正，身形一挺：“你讲吧！”

“首先，从十年之前曹爽初任辅政大臣之时谈起：众所周知，曹爽当时为先帝陛下的东宫旧友，所以才会一跃而成为大将军的。先帝陛下临崩之际，考虑到曹爽才德欠佳、资历浅薄，就特意颁下遗诏加封了股肱之臣孙

礼大人为他府中长史，悉心辅助于他。这本是先帝陛下尽心关爱他、维护他的一招妙棋。鲁将军你自己也明白：如果他曹爽能体会先帝陛下的深意而多多倚重孙礼大人，他还会沦落到这天这个下场吗？”

鲁芝听到这里，双眼一闭，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司马师继续说道：“然而，曹爽一当上大将军之后，就和邓飏、丁谧、令狐愚等奸猾之徒混在一起胡作非为，反而将孙礼这样的忠贞之臣驱逐出府，还咄咄紧逼，要把孙礼置于囹圄！鲁将军，你认为曹爽此事做得妥当否？”

“曹大将军知人不明、用人不正，这一点鲁某无话可说。但他当日驱逐孙长史之时，鲁某亦曾竭力劝谏，曹大将军他是受了丁谧、邓飏等人的蒙蔽和唆使才没有采纳的。鲁某对他这一错失自是认可，但也以为就凭此错便定他的死罪恐难服人。”

司马昭这时却开口说道：“依昭之见，身为宰辅，妄自尊大，饰非拒谏，亲昵小人而疏弃贤臣，这本就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凭此一点，曹爽虽不至死，但已不堪再为宰辅之臣，以免贻害社稷。鲁将军，您说是也不是？”

鲁芝长叹一声，没有答话。

司马师接过了刚才的话头，肃然又道：“咱们谈了他的用人之失，再来谈谈他的误国之失吧。且不去说他妄改祖制、乱举秽政，单说他在正始五年之夏一力操办的征蜀之役——他违反众意，强举征蜀之役，本意是贪功图大，欲以此立威天下震慑群臣！师记得当时鲁将军您也是极力反对的吧？可他曹爽就是拒而不听！结果，二十万征蜀大军在他瞎指挥之下陷于骆谷肠道，遭到了蜀军的前堵后截，人员伤亡竟达四万余人，牛马辎重损失竟达三万余件，实为大魏建国以来未有之大惨败！然而他返朝之后，不思自省己过，反而迁怒于人，愈加变本加厉！此等狂悖之徒，可堪为社稷辅弼之臣乎？”

鲁芝摇了摇头，亦是无言以对。

“接下来，咱们再谈他的忤逆之罪。曹爽‘窥伺神器、离间二宫、残害骨肉’之罪行是确凿不疑的。正始六年二月，曹爽还未从骆谷之败一事当中吸取教训，就开始了独揽大权——他害怕太后对他的倒行逆施有所异议，便极力排斥太后听政问责，蛮横无礼地将太后强行迁往永宁宫幽闭起

来。其时，太后与当今陛下在未央殿中相拥而泣、哀哀而别，此种情形文武群臣之所亲见也！曹爽此举大逆不道，而致当年南安郡全境地震，毁伤民众百十人，可谓天怒人怨矣！鲁将军以为然否？”

鲁芝昂起头来，正视着司马师：“此事鲁某倒有异议。太后素来有意垂帘听政、干涉国事，本就与大魏祖制不合。曹大将军迫不得已，违众而为，将太后迁出未央宫，也是为了维护君权不遭侵蚀，虽然行事刚峻了一些，但换成司马太傅亦未必会与他有所不同！你这条罪状，难以令人心服！”

“为了维护君权不遭侵蚀？”司马昭淡淡地笑了，“鲁将军您真是这么以为的？只怕是曹爽为了他自己大权不遭制约才如此妄为的吧？”

鲁芝神色一窒，静了片刻，才缓声而道：“曹大将军固然有误国乱政之举，但他终究是大魏宗室重臣，怎会有篡位自立之心？倒是司马太傅和子元、子上你们猝然发难、中宵作乱，这才真正令人生疑！”

司马昭一怔，正欲开口驳答，却见司马师一摆手将他止住，径向鲁芝敛容问道：“这样吧——鲁将军，师在这里问您一个问题：此番正月初三到高平陵拜祭，曹爽欲携曹羲、曹训、曹彦等五个胞弟一同出行参祭，您和桓范大夫都曾苦苦劝谏，认为他们‘兄弟齐出，后方空虚，不可不防’，可谓勤恳备至。但为何曹爽兄弟六人却仍是一意孤行拒绝了您和桓大夫的进谏哪？您可知道他们这么做背后真正的原因吗？”

“这个……”鲁芝深叹道，“大将军兄弟六人自己犯了糊涂，准备出城嬉戏游玩……这才被你等抓住了漏洞……”

“原来您认为他们六兄弟只是想出外嬉戏游玩的？”司马师意味深长地笑了，“那么，既是举行高平陵拜祭大典，曹爽又为何执意拒绝蒋济太尉、高柔司徒、卫臻司空、尚书令司马孚等元老重臣同行参祭？您是他府中的司马，难道不觉得他这样的举动很是蹊跷吗？”

“这……这……”鲁芝沉吟了良久，徐徐答道，“蒋太尉、高司徒他们只怕是和你们早有勾结，所以他们……”

“鲁将军，您这话可就有些执拗了！”司马昭从袖中拿出一张绢纸来，递到了他的眼前，“这就是去年腊月二十六曹爽亲自确定的高平陵参祭官员名单，您自己看，是他自己用朱笔把蒋太尉、高司徒、卫司空、司马令君从这上面一一画去的……”

“还是让我来告诉您吧——”司马师目光灼灼地紧盯着鲁芝，沉声说道，“只因为这一次高平陵祭祀大典，曹爽兄弟六人本就是心怀鬼胎、另有图谋而去的！”

“另有图谋？”鲁芝全身一震，“什么图谋？”

“这一份是邓颺、虞松、管輅他们的证词供状：曹爽早在数月之前，就蓄意图谋在高平陵制造出一个‘六芝同根、丰泉涌现’的‘旷世奇迹’来，准备于正月初三祭陵那天再当众启动呈现，以此作为印证他们六兄弟为魏室栋梁、非常之器的祥瑞之兆。

“然后，借着这个由头，曹爽他自己就可以披上‘神化’的外衣，在何晏、丁谧、邓颺等人的劝进下由大将军而升丞相，再由丞相而晋郡公，最终由郡公而篡天位！您不相信吗？鲁将军——这是从邓颺、何晏、丁谧、李胜他们府中搜出的《劝曹大将军荣升丞相表》的手稿……所以，他当然要排斥蒋太尉、高司徒、卫司空等元老重臣同行参祭，以免他们当场有所异议而破坏了他们自编自演的‘好戏’！”

他这一番话还未讲完，鲁芝已是急忙抢过那些证词、手稿，抓在手里细细看罢，而后顿时如遭雷击呆坐在地，怔了半晌，才喃喃道：“真是如此？真是如此？‘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曹大将军、曹大将军，你可真是瞒得我鲁芝好苦！你为何非要贪图那个御座不可？你好糊涂……”

司马昭悠悠说道：“我们已经讯问过邓颺、何晏他们了，得知您鲁将军确系与曹爽此番‘高平陵谋逆’事件毫无干系，故而今日才会前来此处与您深谈释疑的。我们只希望您就此幡然醒悟，从曹爽逆党的蒙蔽和欺骗中清醒过来，这便太好了……”

鲁芝只在那里木然坐着，一言不发。

司马师正色宣道：“鲁将军，您当年身在凉州，忠心为国，抚宁夷夏，镇卫西疆，功不可掩。加之又有氏王苻双、氏帅强端上书为您求情，太傅大人念您有愚忠之心而无附逆之意，特加恩赦，罚您回府面壁思过三月，而官爵依旧，不作削贬！”

“难道子元、子上两位大人还真能说服鲁芝这‘倔老头’服法认错？”

贾充站在诏狱大门外自言自语道，“贾某倒是有些不信。”

侍立在他身旁的律博士李胤淡淡笑道：“依胤之见，卫将军兄弟二人今日应当是前来无罪释放鲁将军了。”

贾充转过头来，白了他一眼：“宣伯，你又在这里妄自揣度了！本座告诫过你多少次了，不要妄发奇思怪想！”

李胤却不理他，自顾自感叹道：“卫将军兄弟二人真是以公为本啊，此举甚能安抚人心。”

“呵……你还真说上瘾了？”贾充一怔，“那你给本座说一下理由看看……”

李胤谦然而道：“贾大人，你我皆知，通过这几日审讯来看，鲁芝将军其实并未掺和到曹爽逆党的篡变阴谋之中。他只是愚忠于曹氏罢了……倘若太傅大人和卫将军兄弟二人真要将鲁芝处死，未免会让天下士庶心口不服……”

贾充横了他一眼：“难怪你在审讯过程当中对这个‘老倔头’多有回护……”

李胤微笑道：“鲁芝将军素有清贞守节之名，太傅大人当年镇抚关中时还曾经赠送他一方‘陇西良吏’的亲笔题字门匾——他和太傅大人一家既有这等深厚的渊源，贾大人莫非真的对此视而不见？”

贾充一阵语塞，转了转眼珠，变换了口吻，温和地道：“宣伯，你此番推测若能正确，本座日后定会青睐于你的。另外——”他拉了李胤的袖角一下，将他牵到狱门背面，低声问，“据本座揣度，太傅大人和卫将军兄弟二人此番重新上台执政，必会革故鼎新、与民更始，你看我们廷尉署应当以何举措而响应之？”

李胤沉吟片刻道：“贾大人应当协助卢毓大人效法皋陶，使廷尉之内‘新案无滞、旧案无谬’便可！”

“新案无滞、旧案无谬？好！你这个主意提得好！你就照此准则来协助本座处置狱务吧！事成之后，贾某重重有赏！”

莹莹闪闪的烛光照耀之下，太常王肃的书房里亮堂堂的。一堆堆书简排放在四面的书架之上，形成了四堵厚厚实实的“书墙”。

王肃此刻背倚着东面的书墙席地而坐，和他并肩端坐的乃是光禄勋郑冲。郑冲此时已是七旬有余了，须发花白，容颜苍古，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细麻旧袍，显得十分节俭。西面书墙边上，坐着的是中书省通事郎钟会和著作郎杨炳；北面书墙那里，坐着的却是太傅府从事中郎阮籍、大内议郎杜预。

王肃先向大家敬过了一圈清水之后，方才敛色开口而道：“诸君，今日阮中郎奉了太傅大人之钧命，特来本府宣意：太傅大人与卫将军兄弟既已锄除奸宄、拨乱反正，便当适时改换朝廷年号以标志之。这新的年号如何拟定，还请郑大夫、杜公子、钟公子、杨公子在此襄助王某与阮中郎用心参详一番。”

他讲完之后，便将目光扫向了在座诸人，仔细观察起他们的反应来。其实，他今夜专门挑选了郑冲、杜预、钟会、杨炳等人前来，事先也是费了一番苦心的：郑冲博贯经史，精于儒学；杜预深研《左传》，积学日久；钟会和杨炳才思敏捷，文笔不凡。以王肃之见，他们个个都是擅长道德文章的生花妙手，集思广益、齐研共究而拟出一个好的年号自然是不在话下。

果然，郑冲马上站出来带头表态道：“太傅大人父子此番肃清君侧，削除逆党，拨云见日，再造升平，实在是功德巍巍。我等自当殚精竭虑，为朝廷拟定一个新颖超俗、非同凡响的年号。”

杜预、钟会、杨炳等三人也齐齐随后响应，满口应承下来。王肃见状，深感满意地颌首道：“既如此，其余的废话也就不必多说了。诸君每人面前的书案之上便放有一张白绢、一副笔砚。你们构思完毕之后，便可将它写在绢上，然后大家再一起深研共判。若要查阅典籍，诸君自可去四面书壁上翻寻——不是王某自夸，这洛阳城中藏书之丰者，能超过王某的没有几个！”

郑冲听着，不觉微微一晒：他是一代鸿儒，腹中诗书万卷，全都记得一字不差，随手便可一拈而出，又何须翻箱倒柜地查阅？王肃这么说，倒是低估了他的儒学造诣了！但郑冲一想到王肃毕竟也是一代通儒王朗之子，家学渊源醇厚，而且又是司马太傅的亲家翁，偶尔张扬一下亦在情理之中，便不再多言，取了笔低了头看着那雪白的绢布深思起来。杜预、钟会、杨炳却各自起身，到四边书架上去翻经阅典，细细潜思不语。

阮籍在一旁竟将这一切情形视若无物，自顾自饮着美酒陶然而乐。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杨炳才拟好年号搁下了笔，瞧了瞧坐在身边的钟会。却见钟会早已写好，正拿了一卷由太祖武皇帝曹操亲自作注的《孙子兵法》看得津津有味。

杨炳拉了拉钟会的衣角，向他面前反盖着的那张白绢努了努嘴。钟会微微一笑，低低向他说道：“把你拟好的先给我瞅一瞅。”

无奈何，杨炳只得将白绢一展，递了过去。钟会定睛看去，只见上面写着“靖元”二字。钟会点了点头，赞道：“拟得好——‘靖元’者，‘靖清天元’之寓意也。文宗你果然才思过人！”

暗暗敛起了唇边颇为自负的浅浅笑意，杨炳挺起了胸膛向钟会问道：“你拟的呢？”

钟会双眉动也没动，淡然说道：“钟某所拟的这个年号锋芒太露，只怕他们不肯采用哪……”同时将面前那白绢翻转过来给杨炳观看。

“‘正元’？”杨炳一见之下，不由得伸了伸舌头，深深叹道，“你这年号的确寓意太大，直似改天换地一般——‘正元’者，‘正本定元’之寓意也！此乃新君登基万象更新之规模！杨某这‘靖元’二字相比，实是格局太小。”他将自己的那张白绢卷了起来，“士季，你果然立意高远，杨某自愧不如，就不在诸君面前献丑了。”

他静了片刻，又低声向钟会道：“士季，干脆稍后由杨某向大家推荐你这‘正元’年号，如何？”

钟会朝他轻轻摆了摆手：“不必。还是等一会儿瞧一瞧他们所拟的年号再说吧！”

这时，王肃咳嗽一声，开口宣布道：“看来诸君构思已然完毕——那就请诸君公开答案吧！哪一位先来公布？”

场中顿时一片沉寂。王肃又催促了几声，大家仍是无人上前应答。个个都是你望我、我推你。

最后，还是杜预起身亮出了绢上所写的答案——“广安”二字。他是司马懿的女婿，身份特殊，自然是少有顾忌。

“‘广安’？”王肃迟疑着问道，“请问杜议郎此乃何意？”

“杜某以为：当年太祖武皇帝扫除群秽、拨乱反正，其时为大汉朝所取

的年号乃是‘建安’二字。‘建安’者，‘建而得安’之寓意也。而今太傅大人肃清君侧、拨乱反正，功德与太祖武皇帝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便可借来‘建安’二字，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是为‘广而安之’，可谓‘广安’。诸君以为如何？”

听完杜预这侃侃然一番阐释，王肃颌首不已，同时将询问的目光看向了似乎只顾在一边席位之上闷头喝酒的阮籍。

过了半晌，阮籍才咳嗽了一声，灼亮的眼神扫了过来：“‘建安’‘广安’，这两个词儿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很容易让人把它俩联系在一起来看待。不过，太傅大人未必喜欢朝野上下的卿僚士庶都把他和太祖武皇帝放在一处并列评议啊……”

王肃听了，若有所悟，面色微微一变：“杜议郎，你这年号本来拟得甚好，只是确如嗣宗所言，似乎稍稍不合时宜。士季、文宗，你们拟的呢？”

钟会见问，把自己面前白绢上“正元”二字翻开一亮，用手指点了几点，悠然而笑：“王大人、阮中郎，既然连杜议郎所拟的‘广安’都显得稍微不合时宜，钟某与文宗苦心凝思而成的这个词儿就更不能入选了！”

阮籍看了那“正元”二字，心头暗暗一震：好个钟士季！一个年号便拟得这般张扬跋扈！他若是掌权执政，那岂不更是目空四海？在淡淡微笑之中，阮籍侧过脸去与王肃交换了一下目光，彼此心照不宣，并不对“正元”年号多说什么。

杜预却朝一直旁观不语的郑冲开口问道：“郑大夫，您拟的是什么年号？”

郑冲缓缓抬手将那幅白绢当胸一展，上面赫然工工整整地写着“嘉平”二字。

阮籍顿觉眼前一亮：“请问郑大夫，这‘嘉平’二字当作何解？”

“诸君，这‘嘉平’二字取自《周礼》。《周礼》有言：‘以肺石达穷民，以嘉石平罢民。’肺石者，赤石也，树之外朝门之右，使士民持其赤心而不妄告诬陷。嘉石者，轨仪文理之石也，树之外朝门之左，使士民思其文理深意而改悔自修。所以，从《周礼》之文中提炼出‘嘉平’二字，便有拨乱反正、导民趋善、焕然成章之寓意。”郑冲引经据典，娓娓而言，“而且，‘嘉平’二字也可警示天下士民应当以昔为鉴，改过自新，克己复礼，返躬